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



五十年作品选

短篇小说卷

狐狸的婚礼

《世界文学》编辑部 编

新华出版社

世 界 文 学 五 十 年 作 品 选

短 篇 小 说 卷

狐狸的婚礼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狐狸的婚礼：短篇小说卷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3.1

(世界文学 50 年作品选)

ISBN 7-5011-6052-X

I. 狐… II. 编…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188 号

狐狸的婚礼

《世界文学》编辑部 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 : (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21.375 印张 55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052-X/I·337 定价:38.00 元

总序

2003年秋天,《世界文学》杂志即将迎来她的五十岁生日。

五十年前的1953年7月,《世界文学》创刊,当时名为《译文》,是为纪念鲁迅等文化前辈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译文》杂志,用茅盾在《发刊词》中的话来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当年艰苦创办的《译文》并继承其精神,这一新出的刊物即以《译文》命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创办的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刊物。

新《译文》在开本、篇幅、文图并茂,以及某些体例的设置(如介绍外国作品须有前言或后记或作者简介等)诸方面都沿袭了鲁迅创办老《译文》时的做法。《译文》的首任主编是茅盾,副主编陈冰夷,编委会由戈宝权、茅盾、陈冰夷、董秋斯、楼适夷、罗大冈、丽尼等人组成。《译文》当时为月刊,篇幅二百页左右,译载的均为文学名著,以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并刊登世界文艺动态和外国插图作品。在50年代,《译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文学名著有迦梨陀娑的《云使》、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阿里斯多芬的《阿卡奈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梅里美的《卡尔曼》、拉伯雷的《巨人传》、波德莱尔的诗歌《恶之花》、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选、法朗士的《克兰比尔》、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从 1959 年 1 月起,《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同时在封二上继续保留《译文》的原名)。杂志在刊登外国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发表一些由中国作者自己写的评论文章,以求帮助和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外国作品。曹靖华继茅盾之后任主编,陈冰夷为副主编。在改名《世界文学》的那一期中,编者在《致读者》一文中强调:“尽管我们刊物的内容改变了,但是继承鲁迅先生的《译文》的光荣传统,是始终不变的。”在 60 年代,《世界文学》推出了不少的专辑,如“巴黎公社文学”、“非洲文学”、“亚洲文学”等。同时,刊物也继续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当代文学作品、亚非拉各国的进步文学。从《译文》到《世界文学》,翻译没有变,但评论加强了。在当时发表的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中,可以读到茅盾、老舍、萧三、曹靖华、冰心、戈宝权、季羡林、徐迟、王佐良等人的精彩文字。

其间,《世界文学》于 1964 年脱离了中国作家协会,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1965 年,因国内文艺界整风,《世界文学》整整停刊一年。到了第二年,即 1966 年,《世界文学》改为双月刊,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刊物仅仅出了一期便从 3 月起停刊。从 1953 年到 1966 年,共出版 139 期。

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7 年 10 月,《世界文学》复刊,先是作为内部发行的试刊,促使《世界文学》在当时复刊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处于文化饥渴状态中的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读物十分殷切的期望。在复刊后第一期《世界文学》中,编辑部在“编后记”中强调,“介绍和评论各国文学应当从实际出发”,“反映外国文学的实际面貌”。当时,苏联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分两期在试刊上连载登完,尽管它是作为“修正主义文学标本”供批判用的,还是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试刊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巴尔扎克的《改邪归正的梅莫特》和《长寿药水》、哈莱的《根》、赫尔岑的《往事

与深思》(巴金选译)等。

1978年10月,《世界文学》转为公开发行,当时的栏目有翻译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评论等,还有中国译者、研究者写的“评论”、“文化交流”、“现代作家小传”、“外国文学资料”、“世界文艺动态”、“美术作品”等。此后,《世界文学》在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中,真正地贯彻了“实事求是”、“拿来主义”的精神,比较全面、客观地为众多读者展示现当代外国文学的本质面貌。不少的文学名著,都是通过《世界文学》才被中国的读者所熟悉,或者先是在《世界文学》介绍之后,才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酒吧长谈》、卡尔维诺的《不存在的骑士》、卡内蒂的《迷惘》、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瑞安的《最长的一天》、科林斯和拉皮埃尔的《巴黎烧了吗?》、比奥伊·卡萨雷斯的《莫雷尔的发明》、科塔萨尔的《跳房子》等。

另外,《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资料”栏目上连载的英国西·康诺利编撰的《现代主义运动》(1880年至1950年英、法、美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英国安·伯吉斯编撰的《现代小说:九十九本佳作》、法国书评专家编撰的《理想藏书》等书目,也为国内的读者、译者、出版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个编辑部又何尝不是这样!《世界文学》的五十年历史中,相继担任主编者,已有十人,首任主编为茅盾,第二至第九任分别为曹靖华、冯至、陈冰夷、叶水夫、高莽、李文俊、金志平、黄宝生。《世界文学》作为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文学的阵地,现在轮到新一代的编辑来守卫了,目前在编辑部工作的编辑,全都是“文革”结束后刊物复刊以来进编辑部的。尽管我们的刊物在继续努力地发扬《译文》的老传统,认真地介绍着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但功能上和反映面上已经有所变

化,主要因为在最近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内直接出版翻译作品的出版社越来越多,出版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世界文学》受到篇幅、出版周期等因素的限制,只能依靠编辑部人员的研究水平和文学判断能力,力图寻找一些经得起时间积淀的考验,能够体现出世界文学历史发展方向,真正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作品。尤其那些篇幅比较小一些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纪实文学等体裁的作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的文化越来越体现出商业化的倾向,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越来越让位于视听媒体的传播。国内也已发生此类的转向:文学不再作为人们业余享受的主要精神食粮和娱乐形式。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大环境中,《世界文学》欲求生存和发展,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内一些文学杂志有的停刊,有的寻求改版,找寻不同的发展途径。我们经过深刻的思考,认为《世界文学》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中,不应随着世俗趣味的改变而改变自身原来的办刊方针,而应坚信,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文化结构多层次多差异的国家中,《世界文学》应该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了解各国文学发展动向的人们保留一个窗口,提供一片风景。《世界文学》有理由、有能力继续继承和发扬老《译文》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拿来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世界文学》办刊以来的老传统,着力介绍世界各国(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大国和所谓的文学小国)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之作,把各国文学中真正能在历史发展中站得住脚的好作品介绍过来。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的编辑在精彩的世界中耐得住心性,在如潮的物欲前经得起诱惑,投身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工作。另一方面,更需要我们的编辑在工作中提高业务能力,真正做到把握动向,了解情况,胸中有数,慧眼识珠。令我们欣慰的是,在目前商品大潮持续冲击的大环境下,《世界文学》的新一代依然兢兢业业地、踏踏实实地工作着,介绍了一大批相当

有分量的优秀作品。

五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自不在话下，而近三百期的杂志，带给了中国的读者多少实实在在的文化食粮。在这近三百期杂志之外，编辑部还曾编选过一些小丛书、丛刊、作品选，其中颇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刊物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曾经编选了《〈世界文学〉三十年优秀作品选》小说两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有49篇作品，字数达80万；同时还选编了《外国优秀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后来，在纪念《世界文学》创刊四十周年时，我们又编选了《世界文学精粹·四十年佳作》（浙江文艺出版社），有作品115篇，字数达170万。

这一次，在新华出版社的热心支持和紧密合作下，我们选编了四卷本的“世界文学五十年作品选”（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散文随笔卷、自传回忆录卷），字数达200余万，篇幅上相当于八大册《世界文学》了。我们应该感谢新华出版社，这不仅是编选者对出版社的感谢，更是文学爱好者对文学支持者的感谢。从作者、译者到读者，中间必须经过出版社，他们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需要说明的是，为避免与十年前和二十年前的“作品精选”重复，也考虑到纪念活动的某种延续性，我们这次编选的四本书基本是从1990年以来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中来遴选的。

是为序。

《世界文学》主编 余中先

2002年5月22日 初稿

2002年8月14日 二稿

短篇小说卷序

《世界文学》一向比较重视外国短篇小说的翻译介绍,其原因众多。从杂志的篇幅上说,短篇小说为小体裁,每期都可安排一定数目的篇什,提供给读者不同趣味、风格、文笔的作品的欣赏。从读者的阅读习惯上来说,短篇小说往往能让人一口气读完,使读者以比较短的时间,获得一次比较完整的审美体验,随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短篇小说也越来越成为各类文学体裁中最能适合读者阅读倾向的体裁之一。从作者的创作上说,短篇小说要求作者在较短的篇幅中,充分展示自己编织故事、安排情节的本领和组织结构、展开叙述的能力,使人得以小中见大地领略作家的语言功底。

推究短篇小说的起源,它应是人们在守夜时、闲聚时讲的故事:一段从老一辈人口中传下来的传说,一段发生在东村或西庄某人头上的小小经历,一段被宗教人士或忠厚长者修饰之后用于“道德训诫”的寓言故事。从欧洲的近代以来,更确切地说,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类体裁的文字作品渐渐形成,并获得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发展,它们有对社会风俗的描述,有对日常生活的摹写,有对哲理或教理或政治理论的虚构化的阐发……

本集子中收集了包括 28 个国家的 69 篇小说,均为现当代的作品。在选择篇目中,我们只考虑挑选那些能体现各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学传统、不同创作风格、不同艺术倾向、不同叙事方法的作品,以求比较全面地反映当今世界各国短篇小说的创作面貌。

每一篇作品的后面，我们都附有简单的作者简介，不敢奢望作为影响读者的“导读”，只求能提供一些作者和作品的基本信息。

考虑到二十年前和十年前，《世界文学》编辑的《世界文学》三十年优秀作品选》和《世界文学精粹·四十年佳作》中已经选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故这部集子中的短篇小说大都为最近十余年来《世界文学》上刊登的作品。另外，几年前，《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几位编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几本《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俄苏卷、英国卷、美国卷、法国卷，各为上下卷），考虑到读者的经济负担和收藏利益，在那几本“编年”中收入的作品，我们这一本集子中就不再收入了。敬请读者注意。

余中先

2002年6月8日

目 录

日 本

贝 壳	中上纪作	段 薇译	1
母亲的鼻孔	中泽惠作	林 祁译	5
望 潮	村田喜代子作	吕 莉译	13
环火鸟	大江健三郎作	王中忱译	28
茂盛的森林	三岛由纪夫作	许金龙译	40

巴 基 斯 坦

纸城故事	穆·伊斯兰作	王明全译	69
------	--------	------	----

以 色 列

胡狼嚎叫的地方	阿·奥兹作	汪义群译	76
米 卡	利·艾尼作	王义国译	95
一千谢克尔一篇	奥·卡斯特尔 - 布鲁姆作	李文俊译	108

丹 麦

鬼 屋	卡·布利克森 - 芬内克作	石琴娥译	114
-----	---------------	------	-----

挪 威

拉普兰人	约·李作	焦 洱译	135
------	------	------	-----

瑞 典

- 牧师的奶牛 雅·瑟德尔贝里作 余 杰译 146
芬 兰

- 往 事 埃·奔纳宁作 张华文译 153
俄 罗 斯

- 使徒保罗 瓦·沙拉莫夫作 刘季星译 166
音 乐 课 布·奥库扎瓦作 王志耕译 173
小 小 说 (七 篇) 亚·索尔仁尼琴作 刘文飞、王红英译 189
索 尼 娅 塔·托尔斯泰娅作 余一中译 195
如 意 木 棍 叶·波波夫作 张小军译 205

捷 克

- 信 物 雅·哈谢克娃作 刘星灿译 213
露 情 卡 和 巴 芙 琳 娜 博·赫拉巴尔作 杨乐云译 216

德 国

- 埃 米 勒 与 西 碧 兰 莫·马隆作 曹海叶译 227
滑 雪 橇 赫·玛·诺瓦克作 舒 雨译 233
嗨, 魏 蒂 乌·贝尔凯维奇作 郭金荣译 235
罗 密 欧 尤·贝克尔作 马文韬译 251

奥 地 利

- 颠 倒 托·伯恩哈德作 马文韬译 263

瑞 士

- 我的沉默 阿·杜瓦内尔作 马 岳译 264
元 气 玛·克·德瓦拉作 郭昌京译 267
再次占领 弗·霍勒尔作 蔡鸿君译 274

比 利 时

- 无头的莫尼卡 阿·艾格斯帕斯作 王文融译 285

英 国

无休止的旅行者	安·伯吉斯作	汪义群译	290
渥敦先生	伊·泰勒作	刘意青译	304
七月幽灵	安·苏·拜厄特作	常立译	316
酒	多·莱辛作	邱艺鸿译	335
公爵夫人和珠宝商	弗·吴尔夫作	杨静远译	341

爱 尔 兰

好 婆	埃·奥布赖恩作	丁振祺译	350
-----	---------	------	-----

法 国

芒得拉克	让·菲·卡茨作	徐家顺译	358
草莓冰淇淋	安·索蒙作	徐家顺译	365
导 游	纪·阿波利奈尔作	张孝国译	370
维罗妮克	洛·奥巴尔作	张曼玲译	375
逃离天国的伊卡洛斯	乔·奥·夏多雷诺作	徐家顺译	397

葡 萄 牙

影 子	若·戈梅斯·费雷拉作	孙成教译	403
偷渡者	若·罗德里格斯·米格斯作	孙成教译	409

意大利

夜	路·皮兰德娄作	吴正仪译	421
妻 子	格·黛莱达作	吴正仪译	430

罗马尼 亚

祖母准备死去	安·霍尔班作	黎 宇译	434
--------	--------	------	-----

希 腊

保 姆	瓦·瓦西里柯斯作	徐 凯译	457
-----	----------	------	-----

埃 及

四分之一个丈夫	伊·卡玛勒作	梁雅卿译	466
---------	--------	------	-----

南 非

发 现 纳·戈迪默作 邹海仓译 472

澳大利亚

狐狸的婚礼 狄·海布里奇作 凌世蓉译 478

邻居们 蒂·温顿作 黄源深译 494

剧 院 朱·利·沃顿作 庄嘉宁译 498

加拿大

盥洗室里的风波 玛·阿特伍德作 汪义群译 510

木筏之王 丹·戴·摩西作 邹 漾译 520

莫愁村 狄·布兰德作 屠 珍译 524

季节的启示 阿·麦克劳德作 林倍加译 536

橘色的鱼 卡·希尔兹作 陶 洁译 543

妙 号 弗·巴塞罗作 应远马译 551

卧车里的人 斯·里柯克作 萧 乾译 553

美 国

家里的小屋 奥·德莱思作 郝一匡译 558

救生员 玛·莫里斯作 汪 静译 568

征兆与象征 弗·纳博科夫作 于晓丹译 581

蓝胡子 唐·巴塞尔姆作 周荣胜 王柏华译 588

分 居 约·厄普代克作 袁洪庚译 596

自 传 约·巴思作 姜 靖译 610

自我矫治 约·契弗作 王 蒙译 616

秘 鲁

同吉米在帕拉卡斯 阿·布赖斯·埃切尼克作 林之木 贺 晓译 628

智 利

我们都是泥做的 伊·阿连德作 刘习良 筱季英译 639

乌拉圭

岔 路 阿·索默斯作 钱 琦译 650

不曾让步 马·贝内德蒂作 白凤森译 659

贝 壳

[日本] 中上纪

段 蕴译

里美用凉水洗了洗脸。

车子驶下高速公路，终于进入群山间的国道。刚落成不久的特产店兼休憩所闲散地兀立在国道路边。里美从洗手间出来，径直走向咖啡座。估计姐姐早已坐在那里，并且点好了用来醒神的咖啡。含蕴着露水的空气里飘溢着与后面流淌着的河水相同的气味，蝉也已经开始鸣叫。姐姐告诉里美已要了早饭套餐后，便起身消失在商品陈列架那边，物色小商品去了。早餐很快送了过来。姐姐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咖啡之类的饮料还能喝吗？里美叫了声姐姐，这时她已买了些并无特色的明信片和毫无用处的钥匙链，正走到收款机前。

“还好，我没感到恶心哩。”几天前，姐姐刚把怀有身孕的消息告诉里美时，曾这样很得意似的补充道。姐姐尚未结婚。那天晚上，当她向母亲告知怀孕的消息后，被母亲数落了几句。看着姐姐像是故意流泪的模样，总觉得如同俗套的电视剧里的配角。据说孩子的父亲想要结婚，可姐姐却拒绝了。

东京郊外。除了便利店和汽车展卖店的标志显眼夺目，风景中惟有道路和一幢幢鸟巢箱般的灰色房屋。里美和姐姐都持有小镇的居民身份证件，却从不曾将那里视为自己的居住场所。就感觉而言，只有操持家务的母亲完全融入那风景之中生活着。可自己的生存空间又在哪里呢，却连自己也不太清楚。

由于不愿成为那风景的一部分，几年前，里美找了个学习语言的悬乎乎的借口去了国外，与一个男人生活在了一起。签证成了一边非法打工一边与男人玩乐的许可证，一旦离开那个国家便会失去效用。正因为如此，在离开了父母，离开了东京的风景后的年月里，里美一次也没有回去过，直到那个男人找到另一个女人为止。上个月，她才第一次回到母亲和姐姐生活的那个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平凡而乏味的人生。

里美还是孑然一身。虽然在那个国家生活了几年，虽然学会了说外国语，但与日暮时分家务事告一段落、骑着自行车去附近超市的母亲的日常生活比较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在那个国家时，同爱慕虚荣的朋友们去旅游手册上介绍的购物商城，与现在同母亲或姐姐去邻镇的车站商场购买衣物，两者间又有多大的区别呢？现在看起来，以往的憧憬竟如同一个空无一物的吉祥袋。不过，姐姐说不结婚却想生下孩子。曾在哪儿听到过的姐姐的这句台词反而让里美感到些许放心。

“即便在一起生活，不也还是‘外人’吗。”

姐姐扬言要独自抚养孩子。至于她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母亲当然应该明白，所以她才不知如何应答，或许只想揍她一顿，便起身扑向叉腿站在客厅里的姐姐，她正俯视着坐在沙发上的里美和母亲。

“为什么就不能平平常常地生活呢，我这两个女儿！”

姐姐哭着出去后，母亲长长地叹着气，让里美帮着收拾晚餐后凌乱的杯盘。姐姐的怀孕，里美离家远嫁老外，这对母亲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其实，一切却是这样的平凡、庸俗。

沿着国道又开了一会儿，透过满是杉树的群山，渐渐看到了大海。看着那闪烁着晨光的处所，便清楚地知道了水平线之所在。

昨天夜晚，与姐姐从东京的家里准备出发时，母亲还在写着什么，电脑打字机键盘的噼啪声在里美听起来好像在说：“代问爸爸好……”姐姐突然提出要向父亲汇报怀孕一事，是在出发前一个小